

## 十七

你走到村子的尽头，有一个中年女人，长袍上扎着个围裙，蹲在门前的溪水边，用刀子剖一条条比手指长不了许多的小鱼。溪水边上燃着松明，跳动的火光映着明晃晃的刀子。再往前去，便是越见昏暗的山影，只在山顶上还剩一抹余霞，也不再见到人家。你折了回来，也许就是那松明子吸引你，你上前去打听可否在她这里留宿。

“这里常有人来歇脚。”这女人就看透了你的意思，望了望你带来的她，并不多话，放下刀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进屋里去了。她点亮了堂屋里的油灯，拿着灯盏。你跟在她后面，楼板在脚下格格支支作响。楼上有一股稻草的清香，新鲜的刚收割的稻草的香味。

“这楼上都是空的，我抱被子去，这山里一到夜间就冷。”她把油灯留在窗台上，下楼去了。

她说，她不愿意住在楼下，她说她害怕。她也不肯同你睡在一间房里。她说她也怕。你于是把灯留给她。踢了踢堆在楼板上的稻草，到隔壁屋里去。你说你不爱睡铺板，就喜欢在稻草上打滚。她说她同你对着头睡，隔着板壁可以说话。板壁上方的隔断没有到房顶，看得见她房里搭在屋梁的木板上的一圈灯光。

“这当然很别致，”你说。

房主人抱来了被子。她又要热水。

老女人拎了一小木桶的热水上来。随后，你便听见她房门门栓插上。

你赤膊，肩上搭条毛巾，下到楼下，没有灯光，也许是这人家唯一的那盏煤油灯已留在楼上她房里了。厨房里的灶火前，你见到女主人。那张一无表情的脸被灶膛里的火光映照得柔和了，柴草劈剥作响，你闻到饭香。

你拎了个水桶，出门下到溪涧里去。山颠上最后一抹霞光也消失了。暮色迷蒙，粼粼的水纹中有几处光亮，头顶上的星星显露出来，四下有几只蛙鸣。

对面。深深的山影里，你听见了孩子们的笑声，隔着溪水，那边是一片稻田。山影里像是一块打谷场，孩子们兴许就在打谷场上捉迷藏。这浓黑的山影里，隔着那片稻田。一个大女孩呵呵的笑声就在打谷场上捉迷藏。这浓黑的山影里，隔着那片稻田。一个大女孩呵呵的笑声就在打谷场上。那便是她。就活在你对面的黑暗里，遗忘的童年正在复活。那群孩子中的一个，将来哪一天，也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。那调皮的尖声鬼叫的嘎小子的声音，有一天也会变得粗厚，也会带上喉音，也会变得低沉。那双在打谷的石板上打的光脚板也会留下潮湿的印迹，走出童年，到广大的世界上去。你就听见赤脚拍打青石板的声音。一个孩子在水塘边上，拿他奶奶的针线板当拖船。奶奶叫了，他转身拔脚就跑，赤脚在石板上拍打的声音那样清脆。你就又看见了她的背影，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子，在一条小巷子里。那乌伊镇的水巷，冬天寒风也一定挺冷。她挑着一担水，碎步走在石板路上，水桶压在她未成年的俏瘦的肩上，身腰也很吃力。你叫住了她，桶里的水荡漾着，溅到青石板上，她回过头来，看着你就那么笑了一下。后来是她细碎的脚步，她穿着一双紫红色的布鞋。黑暗中孩子们依依哦

哦。叫声那么清晰，那怕你并听不清楚他们叫喊的是什么，好像是有重迭的回声，就这一刹那都复活了，丫头——刹那间，童年的记忆变得明亮了，飞机也跟着呼啸，俯冲下来，黑色的机翼从头顶上一闪而过。你扒在母亲怀里，在一棵小酸枣树下，枣树枝条上的刺扯破了母亲的布褂子。露出浑圆的胳膊。之后，又是你的奶妈。抱着你，你喜欢偎在她怀里，她有一双晃晃的大奶，她在炕得焦黄香喷喷的锅巴上给你撒上盐，你就喜欢躲在她灶屋里。黑暗中红炯炯的眼睛，是你养的一对白毛兔子，有一只被黄鼠狼咬死在笼子里，另一只失踪了，后来你才发现她漂在后院厕所的尿缸里，毛都很脏。后院有一棵树，长在残砖和瓦砾当中，瓦片上总长的青苔。你的视线从未超过齐墙高的那根枝丫，它伸出墙外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道。你只知道你踮起脚尖够得到树干上的一个洞，你曾经往那树洞里扔过石片。他们说树也会成精，成精的树妖同人一样也都怕痒，你只要用棍子去凿那树洞，整棵树就全身会笑，像你搔了她的胳肢窝，她立刻缩着肩膀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你总记得她掉了一颗牙，缺牙巴，缺牙巴，她小名叫丫丫。你一喊她缺牙巴她真的生气，扭头就走，再也不理你。泥土像黑烟一样冒了起来，落了人一头一脸一身，母亲爬起来，拍了拍你，竟一点没事。可你就听见了拖长的尖声嚎叫，是一个别的女人，不像是人能叫得出来的声音。然后你就在山路上的没完没了颠簸，坐在盖上帆布篷子的卡车里，挤在大人们的腿和行李箱中间，雨水从鼻尖上往下滴，妈的巴子，都下来推车吧！车轮直在泥中打转，把人溅得满身是泥。妈的巴子，你也学着司机骂人，那是你学会的第一句骂人话，骂的是泥泞把脚上的鞋给拔掉啦，丫丫——孩子们的声音还在打谷场上叫，追逐时还又笑又闹。再也没有童年了，你面对着只有黑暗的山影……你来到她门前，求她把门打开。她说你不要胡闹，就这样，她现在挺好。她需要平静，没有欲望，她需要时间，她需要遗忘，她需要的是了解而不是爱，她需要找一个人倾吐。她希望这良好的关系你不要破坏，她对你刚建立起信任，她说她要同你走下去，进入到这灵山，同你有的是时间，但绝不是现在。她请你原谅她，她不想，她不能够。

你说你不是为别的，你发现你隔壁的板壁缝里有一丝微弱的光，也就是说这楼上还有别人，不只是你们两个。你让她过来看看。

她说不！你别骗人，不要这样吓唬她。

你说分明有光亮，在板壁缝里颤动，你可以肯定板壁后面有个房间。你从房里出来，楼板上上的稻草绊着脚，你伸手可以摸到倾斜的屋顶上的屋瓦，再过去就得弯腰。

“有一扇小门，”你摸索着说。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她躲在房里。

“什么也看不见，一整块门板，没有缝隙，噢，还上了把锁。”

“真叫人害怕，”你听见她躲在门板后说。

你回到你房里，发现可以把萝筐倒扣在稻草堆上，你站了上去，扒住横梁。

“你快说，看见什么了？”她在隔壁一个劲问。

“看见了一盏豆油灯，点着一根灯芯，在一个小神龛里，神龛就钉在山墙上，里面还供着块牌位，’你说，“这房主人肯定是个巫婆，在这里招唤亡魂，慑人魂魄，让活人神智迷糊，死鬼就附托到活人身上，借活人的嘴来说话。”

“快不要说了!”她央求道,你听见她身体挨住板壁在往下滑。

你说她年轻时并不是巫婆,同正常人一样。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女人。二十来岁正需要男人的疼爱,丈夫却被砸死了。

“怎么死的?”她低声问。

你说他同一个叔伯兄弟夜里去偷砍邻村的山林里的香樟树,谁知道倒树的时候,他脚底下怎么被树根绊了一下,转错了方向,听着树干吱呀吱呀直响,本该赶紧往外跑,他却往里去了,正是树干倒下的地方,没来得及叫喊就砸成了肉饼。

“听着吗?”你问。

“听着呢,”她说。

你说他丈夫的那本家兄弟吓得不知跑哪里去了,也没敢来报丧。她是见山里挑炭的人扁担尖上挂了双麻鞋,沿途叫人认尸。她亲手打的麻鞋那大脚丫子间和后跟上都编的红线绳,她哪能不认识?当时就晕倒在地上,后脑勺往地上直撞,口吐白沫,人就在地上打滚,喊叫着,死鬼冤鬼,叫他们都来!叫他们都来!

“我也想叫,”她说。

“那你就叫吧。”

“我叫喊不出。”

她声音低哑那么可怜,你一个劲呼唤她,她隔着板壁只一味说不,可又要你讲下去。

“讲什么?”

“就说她,那个疯女人。”

说村里的女人们都制伏不了,得好几个男人骑在她身上,拧住胳膊才把她捆了起来,从此她变得疯疯癫癫,总预言村里的灾变,她预言细毛的妈要当寡妇,果真就当了寡妇。

“我也想报复。”

“想报复谁?你那个男朋友?还是那个同他好的女孩?你要他同她玩过之后再把她扔掉?像他对待你一样?”

“他说他爱我。同她只一时玩玩。”

“她年轻?比你漂亮?”

“一脸雀斑,那张大嘴!”

“她比你性感?”

“他说她放荡,什么都做得出来,他要我也同她一样!”

“怎么同她一样?”

“你不要问!”

“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你都知道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之间的一切是不是她也知道?”

“噢,你不要讲了!”

“那么讲什么?讲那巫婆?”

“我真想报复!”

“像那巫婆一样?”

“她怎么样?”

“所有的女人都怕她诅咒，所有的男人都找她搭讪，她勾引他们，再把他们甩掉。后来她干脆抹上粉脸，设上香案，公然装神弄鬼，弄得没有人不惧怕她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这样?”

“要知道她六岁时就指腹为婚，她丈夫当时怀在她婆婆的肚子里，她十二岁当了童养媳，丈夫还拖着鼻涕。有一回，就在这楼板上，这稻草堆里，被她公公霸占了，那时她才十四，之后每次屋里只剩下公公和她，她心口就止不住发慌。再后来，她就摇她的小丈夫，那孩子只会使劲咬她的奶头，好容易熬到丈夫也能挑担，也能砍柴也会扶犁，终于长大成人也知道心疼她的时候，却被活活砸死了。而老的已经老了，田里屋里的活计又都得靠她，她公婆也不敢管束，只要她不改嫁，如今她公婆全都死了，她也真心相信她直通神灵，她祝愿能给人带来福气，她诅咒能让人招致祸害，收人点香火钱也理所当然，尤其神奇的是，她如今竟能当场作法叫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当即不省人事，打嗓子眼里说出来她未曾见过早已去世了的她老奶奶的话，在场的人无不毛骨悚然——”

“你过来，我害怕，”她哀求道。